

2005

2010

21世纪年度散文选

散
文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/ 编选

2016

短篇小说

中篇小说

散文

报告文学

中国文坛纪事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21世纪年度散文选

散
文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/ 编选

 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6 散文/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7
(21 世纪年度散文选)

ISBN 978-7-02-012574-6

I. ①2… II. ①人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68926 号

责任编辑 杜 丽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印制 王重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10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1.625 插页 3

印 数 1—5000

版 次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574-6

定 价 3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出版说明

我社自1980年起,曾经编选和出版过《1980—1984年散文选》《1985—1987年散文选》《1988—1990年散文选》和《1991—1993年散文选》,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。一九九四年后,这项工作一度中断。进入21世纪,散文创作仍然欣欣向荣、气象万千,成为文学园地一道亮丽的风景。为了及时总结年度散文创作的实绩,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散文作品,进而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,我社决定恢复年度散文的编选和出版工作。

恢复出版的散文年选总冠名为“21世纪年度散文选”,每年编选一册。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散文作品,入选篇目以发表时间顺序排列。此项工作得到了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,并且提出了很好的编选意见,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,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,严格进行编选。在此,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。

我们希望读者通过这个选本,不仅能了解本年度散文创作的总体概貌,而且能集中欣赏和阅读这一年里出现的最优秀的散文作品。我们的努力是否达到了这样的效果,真诚地期望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批评和建议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目 录

在土地上睡着和醒来	刘亮程	1
半叶清风吹故乡	马金莲	18
高原反应	鱼 禾	29
宛在水中央	汪广松	46
因为秋风因为寒凉	程 静	49
故乡的人,他乡的我	马 语	55
车过华家岭	杨显惠	66
前头有很多好东西	阿 慧	79
大猫纪事(节选)	胡翠君	92
多年以后	裘山山	111
礼让	车前子	117
生死二题	李修文	127
春山如煮	赖赛飞	145
有一场雨在许多人心里发酵	毕 亮	150
死	傅 菲	164
洛克的旅行	沈 苇	178
乡村游戏谱	宋长征	188
电影放映员	李云雷	206
哲学是他的生活方式	黄 莹	219
麦事	刘汉斌	224
白马	王樵夫	233
爱欲与哀矜 ——重读格雷厄姆·格林	张定浩	243
安放自我	梁鸿鹰	252
鸟道	李青松	279

和旧物相濡以沫	朝 颜	291
草原动物园	马伯庸	300
故园的女人与花朵	王 彬	319
母亲来电	张晓东	334
像海鸥那样飞	韦晓明	337
月亮,月亮	罗张琴	348
绥远,绥远	艾贝保·热合曼	353
冬夜记	李 娟	365

在土地上睡着和醒来

刘亮程

一 菜籽沟早晨

我要在一山沟的鸡鸣声里，再睡一觉。布谷鸟、雀子、邻家往小河对岸的大声喊叫，都吵不醒；满坡喳喳疯长的花豆草、野油菜、麦苗和葵花吵不醒。山梁呼噜噜长个子，在我傍着她的均匀鼾声里，有一匹马和小半群绵羊，枕边走过，行到半坡拐弯处，一只羊突然回头，对着我半开的窗户，咩咩咩叫，仿佛叫她前年走失的羔子。我就在那时睁开眼睛，看见在我被一只羊叫醒的另一世里，我跟着她翻过了山坡。

二 乌鸦

我认识乌鸦中的老者。他们一伙在杨树梢呱呱叫时，我听出他苍哑的嗓音，像一个八十岁老人在喊叫。我不知道他喊谁。我听见了，他就是在喊我。我朝树下走几步，想从一树黑乌鸦中认出老了的那只。可是，乌鸦再老羽毛也是乌黑的，他们不会像人，活到头发花白。

我住的菜籽沟村最多的是白发老人，那些沿路零散地排开的老宅子里，有的住一个老人，顶多住两个，住两个的过一阵剩下一个。在村委会上班的也是老人，村长、支书都老了，天天到

村办公室开会，讨论菜籽沟未来发展的事。

乌鸦在讨论什么呢。他们在树上开会，听上去每只都在呱呱叫，只有我在树底下听。我听了半辈子乌鸦叫，还是不知道他们在叫什么，但我终于听出一只老乌鸦的叫声。在一树黑压压往天上飘的叫喊中，有一个粗哑的喊声往地下落，好像尘土里有什么被他喊出来。只是我仍然辨不出哪只是他。我仰得脖子都酸了，满耳朵是他们的嘈杂喊叫。

我一冲动，扯嗓子对着树上呱呱大叫几声，他们全惊飞起来。

他们飞过书院菜地时，我认出那只老乌鸦了，飞在最后面，迟缓地动着翅膀，脖子伸得长长的，像人老了一样，走不快了，头使劲往前伸，他明显跟不上疾飞的鸦群。他们飞过河沟和马路，飞到那片长满藏红花的山坡后，不见了。

那只老乌鸦留下来，落在水溪边的榆树上，他没叫，头朝这边看我，可能他听出我的声音比他还老。也可能他被一只在地上大叫的乌鸦吸引住，他在天上飞累了，也想到地上来。他一直盯着我看，他的眼睛也许早花了，辨不出我是一个人还是一只乌鸦。也许在他眼里我就是一只老乌鸦，弓着腰，背着膀子，匍匐在地上。他看了我好一阵，呱呱，叫了两声，我知道他是叫我的。我没好意思再学乌鸦叫。多少年我跟着乌鸦学他们叫，早学得太像一只乌鸦了。我担心把他从树上叫下来。万一他真飞下来，落我身旁，跟着我走，我会把他领哪儿去呢。

三 鸽子

一只灰白鸽子，站在屋檐上看我们在院子里做饭，大案板上摆满青菜、肉和醒好准备下锅的拉面，她大概看得嘴馋，咕咕叫。我抓一把苞谷撒上去，她跳开几步，眼睛依然盯着我们锅里的饭。

我们坐在锅头边的案子上吃饭时，她落下来，小心地朝饭桌旁走来，走两步，偏着头望一阵，又走几步，那感觉仿佛她认识我

们中的谁，前来打招呼；又仿佛她是我们忘了很久的一个孩子，回家来吃饭了，我们忘了给她摆筷子，忘了给她留位子，忘了做她的那份饭。突然地，我们全停住筷子，看着她一步一步走过来，快到跟前她停下来，依然偏着头望，像一个一个认她久别的家人。

我妈说，给她撒点米饭，鸽子爱吃米。

方圆起身拿米饭时她飞了。

她朝屋后的麦田飞去时，连头都没回一下，仿佛她真的跟我们没有一点关系。

四 挖坑

我蹲在坑沿，看他们俩往外扔土。头一天，他们挖到半人深回去了。第二天挖到中午，老八找到方如泉，说坑两天挖不完，原来说的六百块太少了，让方如泉加点钱。方如泉说先干，干完再说。第三天下午，他们终于把自己挖进了坑里，只见一锹一锹扔出来的土。我没再去坑沿上看。我一去，老八就跟我讲干亏了，让加点钱。

老八和老五接活儿的时候，可能都忘掉了自己的年纪，他们都五六十岁的人了。年轻时挖一个菜窖，也就一两天工夫。后来，菜籽沟就没有人家挖菜窖了。老八老五也有十年时间没挖过菜窖。这十年他们挖得最多的是管沟，自来水通到村里，光缆拉进村里，都得挖沟往地下埋。他们早已忘了挖菜窖这回事了，可是，我们书院要挖一个大菜窖。我们地里的洋芋丰收了，黄萝卜也丰收了，得有一个大菜窖来冬藏。方如泉找来老八，老八在地上踏了尺寸，一口价要了六百块。老八回去又拉上老五，他们俩计划两天干完，一人挣三百。可是，他们干了整整三天，最后一天，干到星星出来了，菜窖的深度还差半尺。第四天上午，两人又过来补挖，等于干了三天半。

多干的这一天半，成了老八给自己挖的一个坑。菜窖挖完了，院子的其他活儿还在继续，老八每天一早骑摩托来，干到中

午回家吃饭,下午又来干到天黑。只要碰到方如泉,老八就说加钱的事。他说自己多干一天半不要紧,关键是老五不愿意,老五六十多岁的人了,被自己叫来干活,还干赔。他说自己挖坑累得胳膊疼,现在都没缓过来。还说自己夜夜做梦,梦见自己在一个越挖越深的坑里,出不来。方如泉只是笑着装糊涂,老八一嘟囔他就走开。

方如泉到最后也没给老八他们加钱。这期间我去湖北“长江讲坛”讲了一场课,题目是《从家乡到故乡》,我用自己富有感召力的散文语言,带着在场的五六百人,从家乡出发,往永恒的故乡走。那么多人,跟着我回家,一个童年的家,路窄窄的,天低低的,光线时暗时明。我讲的是我一个人的家乡,但是,那条语言之路通向所有人的故乡,仿佛人人都回到自己的故乡,我带他们去,喊他们回,他们仿佛忘记了回。

演讲结束后,突然觉得我给他们挖了一个叫故乡的大坑,五六百人被我带进这个大坑里。离开武汉后的好多天里,一些人还在我挖的那个坑里,我从微博信息中看见他们留言。有一个读者说,刘亮程老师都回新疆了,我还在他讲述的那个村庄里。

我回到菜籽沟时菜窖已经修好,里面躺了一堆洋芋。这个温暖的盖了顶棚的大坑,成了一堆洋芋的家。在接下来的漫长冬天里,我们会一次次地下到这个坑里,拿洋芋出来,炒土豆丝,做土豆烧牛肉。到那时,老八梦里的这个坑或许还没挖完,这个活儿他得在梦里干一个冬天。我们帮不了他,或许他会叫上老五,老五比老八聪明,但老五不知道,每个夜里老八都拉着他挖坑,一边挖一边听老八嘟囔活儿干亏了。老五就这样被老八白白地在一场场的长梦里使唤,他以为自己睡觉休息了。他干完白天的活儿,回家洗漱,吃妻子做的汤面条,有时还自己喝两口酒,然后上床睡觉。可是,他睡着后被老八喊走了,他不知道自己夜夜在老八的梦里跟着他挖坑,那个坑越挖越深,永远挖不完了。因为老八认为挖亏了,所以在每个梦里,老八都扭亏为盈,他在一些梦里轻松挖好坑拿了钱,分给老五一半,有时不分,自己独吞。可是,那些梦里挣的钱他带不到梦外,醒来他依然是亏

的,这个梦没完没了。老五每天睡不醒,白天干活老没劲,他不知道劲去哪儿了,只能承认自己老了吧。有些人就是这样老的,当然,也有另一种老法,像老八,掉进一个坑里,再也出不来了。

我们的菜窖呢,只装了小半窖洋芋。他们说洋芋丰收了要挖一个大菜窖的时候,没有谁怀疑。可是,我们在菜籽沟书院的第一季洋芋没有丰收,但也足够吃到来年的洋芋成熟。期间大菜窖会逐渐空荡地等候新一年的收成。只是我没下去看过,下菜窖都是方如泉和方圆的事,我只是偶尔经过时探头朝里看看,有时晚上经过,突然想起老八,不由得站住。菜窖上面星星密布,在多少个有月光的夜里,这个菜窖被一次次重新开挖。我看不见老八和老五,他们或许能看见我。在老八完全封闭的梦里,我的脚步声传不进去,太阳月亮的吠叫传不进去,厨房煮肉炒菜的香味飘不进去,金子提茶壶倒的一碗水递不过去。在他们挖菜窖的那几天,金子每天做完饭洗好碗给他们烧一壶茶放在坑边,老八老五都夸金子热心。在老八不着边际的梦里,金子是否也一次次地给他烧茶?我不知道进入老八梦境的门在哪儿,但我一定夜夜在他梦里,他光梦见挖坑不行,得有一个梦中给他付钱的人。那个人肯定不是方如泉,因为方如泉不会给他加工资。他有一次找到我,说挖坑亏的事,我答应给他加一点。可是,我去湖北讲课了,回来再没见到他。他在梦里每重挖一次坑,我就给他加付一次工钱,我不知道给他付了多少钱,一个小小的菜窖会让我没完没了地给一个梦中人付钱,也许我早把所有的钱付完,变成一个穷光蛋了。接下来,老八会不会在梦中翻身,我们书院和所有房子,都归了他。他背个手,站在坑沿,看我给他挖菜窖,一天天把自己陷到一个深坑里。他低头跟我说话,我在坑里仰脸看他,说这个坑挖亏了,让他加点钱。他说加钱,没门的事,一扭屁股走了。

五 木匠

赵木匠家弟兄五个,以前都是木匠,现在剩下他一个干木匠

活儿。菜籽沟村的老木匠活儿只剩下一件：做棺材。这个活儿一个木匠就够做了，做多少都有数，只少不多。村里七十岁以上的，一人一个，六十岁以上的也一人一个，算好的。也有人一直活到八九十岁，木匠先走了，干不上他的活儿，这个不知道赵木匠想过没有。也有人被儿女接到城里住，但人没了都会接回来。

赵木匠的工棚里，堆了够做几十个寿房的厚松木板，一个寿房五块板，所谓三长两短。我在里面看了好一阵，想选几块做书院的板桌，又觉得不合适，那些板子在赵木匠心里早有了下家，哪五块给哪个人，都定了。做一个寿房多少钱，也都定了，不会有多大出入的。

村里的老人或许不知道赵木匠心里定的事。有时哪家儿子看着老父亲气儿不够可能活不过冬天，就早早地给赵木匠搁下些定金，让把寿房的料备好，到时候很快能装出来。更多时候是赵木匠自己做主，把他想到的那些老人的寿房都定制了。早晚都是他的活儿，人家不急他急，他得趁自己有气力时把活儿先做了，万一几个人凑一起走了，他又没个打下手的，那就麻烦了。

赵木匠心里定了的事，旁人不知道，鬼会知道。鬼半夜里忙活着抬板子，三长两短盖房子，给每人盖一间，盖到天亮前拆了板子抬回原处。我不能买老木匠和鬼都动过心思的板子，看几眼，倒退着出来，临出门弯个腰，算请罪了。

我们的大书架和板桌、木桥，原打算请赵木匠做的，问了下工钱，也不贵，但最后请了英格堡乡打工的外地木匠。也是想着赵木匠二十年来只做寿房，他把菜籽沟的门窗、立柜、橱柜、八仙桌还有木车都做完了，一个老木匠时代的活儿，都叫他干完，我不忍再往他手里递活儿。另一个我就是考虑他脑子里下料、掏卯、刨可能都想的是打寿房的事，我不能让他把这个活儿干成那个活儿。

赵木匠到我们书院串过几次门，他跟我们说着话，眼睛盯着院子里成堆的木头木板，他一定看出这摊木活儿的工程量。

他没问我们要干啥。我也没给他说我们要干啥。赵木匠耳朵背，我怕跟他说不清，我说这个，他听成那个，所以啥都不说。

赵木匠是个明白人，他心里一定也清楚，一个木匠一旦干了那个活儿，也就不合适干别的活儿了。对木匠来说，干到可以干那个活儿，就简单了，所有以前学的花样都不用了，心里只有三长两短的尺寸和选板的厚道。赵木匠是厚道人，我看他备的松木板，一大抻厚，看了踏实。

我们来菜籽沟的头一年，村里走了三个人，外面来的小车一下子摆满村道，仿佛走掉的人都回来了。

冬天的时候我不在村里，方如泉说菜籽沟办了两个葬礼和十几家婚礼，礼钱送了好几千。我交代过，只要村里有宴席，不管婚丧嫁娶，知道了就去随个份子。

村委会姚书记说他一年下来随礼要上万，哪家有事情都请他，他都得去。姚书记一点不心疼随了这么多礼。他的儿子这两年就结婚，送出去再多，一把子全捞回来。

村里出去的孩子，在城里安了家，结婚也都回村里操办，老人在村里，养肥的羊、喂胖的猪在村里，会做流水席的大厨子在村里。再有，家人大半辈子里给人家随的礼账也在村里，要不回村里操办酒席，送出去的礼就永远收不回来了。

也是我们到菜籽沟的这一年，英格堡乡出生了两个孩子。我听到这个数字心里一片荒凉，几千人的乡，一年才生了两个孩子，明年也许是一个，后年也许一个孩子都不出生，到那时候，整个英格堡、菜籽沟，只有去的，没有来的。

六 麦收

昨天午后，拉了高高一垛苞谷秆的拖拉机，突突突打书院门外驶过时，突然觉得我们院子少了一车什么。书院菜地的苞谷秆稀稀拉拉地站了几行，没来得及吃一口青玉米棒子，他们就老了。刮风的夜晚，苞谷叶子干燥的响声传入梦中。我们忙乎半年，好似只种了一地干喳喳的风声。

从麦收开始，先是拉麦捆子的拖拉机，一座山一座山地从书院门口驶过，接着是拉豆秧和苞谷秆的车。

菜籽沟的秋收漫长到下雪,那些坡地上的麦子,都要一镰一镰地割。从路上望去,人像小虫儿爬坡,一点点蠕动,动一天,坡地凹下去一块。扎捆的麦子成队竖摆在麦茬地,远看像一块粗针脚补丁。

从七月到八月,沟里都在收麦子,这个季节找个干活的都困难,前面雇的七个甘肃民工,六月初回家割麦子了,他们把盖了一半的房子扔下,把我们预计八月完工的计划扔下,说要回老家割麦子。

“不回行吗?”

“不行。”

“为啥不行?”

“这边挣钱,在老家雇人割麦子,不一样吗?”

“雇不上人,家家的麦子都熟了,谁有空给你干活。”

盖一半的房子扔了半个月,他们一起回来了。回来的时候是黄昏,从拖拉机上下来,个个脸色像饱满的麦子。第二天,他们的身影又晃动在墙头上,还是那些人,接着半个月前那个茬往上垒墙。只有我知道,那个茬再也接不上了,首先砖缝很难完全对上,即使后来勾了砖缝,我也一眼能看出他们停顿又续接的缝隙。更重要的是活儿搁了十几天,房子主人的想法变了,原先定的木头架房顶被钢板替代,木工活被铁活替代。事实上盖出来的房子变成了另一栋。半个月前他们因为回家割麦子而耽搁的那个砖混木框架的房子,永远都不会再盖出来。

甘肃的麦子割完了,新疆菜籽沟的麦子才开始黄。坡地陡,收割机上去,全靠人工镰刀割。一人一天顶多割一亩地,一家种几十亩,就得一个劳力起早贪黑累一个多月。这一个多月书院其他活儿耽搁下来,哪都找不到给我们干活的人。这个季节,哪儿有比割麦子更重要的事情呢,我们只有眼巴巴看他们快快收割,我们院子里的活儿停下来。多好的太阳,多好的白云,多好的月亮和星星,我们干等着,看他们收获。我们挖管沟、盖房子、收拾院子的活儿,放一年也没事。房子不盖也没事,哪有比割麦子更大的事呢。

地上收麦子的季节,天上星星月亮都闲着。地上的麦香往星空里飘,那里有一层人,每年这个季节让麦香熏醒。他们眼睛朝下看,跟我们朝上望的目光相遇,仿佛黑夜里面对面走来的亲人。

我在这样的夜晚清闲下来,躺在靠椅上看星星。夜空像茫茫戈壁一样,那些朝黑暗里走远的人们,夜夜回头,我在书院的松树下,等候他们回望的目光。迟早我也加入其中,在奔赴无尽黑暗的路上,我夜夜回头,那时坐在夜空下看星星的人是谁呢,谁能从茫茫星空里辨认出我微弱而深情的目光,谁的思念会让我醒来呢?

在书院的松树、杨树上面,在稍远的山坡上面,星空荒芜着。它底下的山坡沟底,年年种麦子、土豆,年年丰收。

七 叮叮当当的狗

太阳把铃铛丢了,他从坡上凶猛地跑下来时像另一条狗。

我妈去英格堡赶集,见有铃铛卖,老式黄铜的,顺手摇一下,有她早年听熟的声音,就买了两个,太阳月亮脖子上各拴一个。月亮的没几天丢了,她不喜欢这个乱响的东西,自己甩掉了。我妈拾回来再给她戴上,第二天,她又脱掉。她当我妈的面脱掉的,她把一个前爪蹬住脖圈,头往后缩,脖圈就掉了。然后,她衔起带铃铛的脖圈,一路响着跑到屋后面,在我妈看不见、听不见的地方转了好一阵,无声地跑回来,她把那个讨厌的铃铛藏掉了。

太阳的铃铛一直戴着,他喜欢那个声音。他个头比月亮小,但他觉得自己比月亮多一个声音,他经常晃着头在月亮面前摆弄自己的响声。他成了一条叮叮当当响个不停的狗,他跑到哪儿我们都能听见。

夜里他的叮当声成了院子里最清晰的声音。我们从来不知道夜晚的院子里发生了什么,半夜被狗叫醒,侧耳朵听听,是月亮在南边大叫,或许进来人了,或许是一只野猫或獾猪。有时开

灯照一下，若是小偷，看见窗户亮，也就跑了，我们并不出去看究竟。上百亩地的大院子，交给两条一岁多的狗，或者交给一条半狗。太阳只是条小宠物犬，秋天抱来时浑身精光，担心过不了冬。果然天稍一凉他就往屋子里钻，每次我都毫不客气赶他出去，我要让他习惯日渐寒冷的天气。菜籽沟已经是冰雪世界了，他的毛还没有完全长出来。天亮前那阵子外面最冷，听见他在门口叫，拿头顶门，门缝露出一丝温暖会被他的身体接住。金子一起来就开门放他进房子，让他暖和一下。我坚决赶他出去，我不能让他依赖屋里的暖和，他得在漫长冬天的寒冷中长出自己的暖。

他的铜铃铛声在冬夜里听起来尤其寒冷，我们围炉取暖，他戴着冰冷的铃铛在寒风里来回跑，他不跑会冻死。月亮不怕冻，她是藏獒和哈萨克牧羊犬的后代，身上有厚厚的绒毛。天冷前给他们俩挨着修了狗窝，里面垫了厚厚的麦草。太阳不敢自己在窝里，放进去就跑出来。他往月亮窝里凑，一进去就被月亮咬出来。月亮真是条守原则的狗，白天跟太阳怎么打闹都可以，晚上就是不让太阳进自己的窝。

后来不知为什么月亮也不在窝里待了，可能狗窝在院墙边，太阴冷。我在门口用纸箱给太阳做了一个小窝，纸箱侧面掏一个洞，上面用砖压住，里面和洞口处铺上麦草，太阳晚上住里面。这次月亮随了太阳，卧在洞口的麦草上，那个纸箱做的窝盛不下月亮，她只好给太阳守窝。

经过一个冬天，我们在菜籽沟的第一个冬天，太阳终于从一条宠物犬变成了狗，他在漫长寒冷的冬天里长出一身细绒毛。接下来的冬天，他将不再寒冷，不会在冬夜里不停地响着铃铛跑。我们也不再寒冷，书院在建锅炉房，到时候每个房间都暖暖的。

月亮大叫的时候，听见太阳的叮当声跟在后面，太阳很少叫，他知道自己的叫声太小，吓不住入侵者，他让响亮的铃铛声跟在月亮后面助威。

多少次深夜醒来，我听见太阳的铃铛声绕着房子转，他不睡

觉,也可能他闻见我醒来,我醒来和睡着时气味不一样。他把铃铛声摇遍书院的每个角落。月亮只有自己的汪汪声。有时她在北边杏园叫,那里有一只大白猫,夜夜惦记我们伙房的肉。有一个夜晚后窗户没关,大白猫进来,把案板上的一块骨头偷走。月亮闻着那块骨头的味道追咬到后院墙边,白猫越墙跑了,月亮在院墙边狂叫。

我隔着菜地看见过一次大白猫,她修长的身子在杏园来回走动,还停下来看我。我从没见过这么大而纯白的猫,打问是谁家的,都不知道。

丢掉铃铛的太阳没有声音了,他一路跑,一路往后看,好像那个叮当响的自己在山坡上没有下来,跑到坡下的又是谁呢?他跑一阵,回头朝坡上汪汪几声。那个刚刚还有叮当响的自己,在山坡草地上转一圈突然不见,往山下跑的是一条没有响声的狗。

月亮也觉出太阳不对劲,对着他咬,好像要把他咬回去,把那个叮当声找回来。

第二天一早,我扫院子,突然听见铃铛声,太阳嘴里叼着系了绳子的铃铛,从山坡杏园里狂跑下来,一直跑到我身边。

他自己把丢了的铃铛找回来了。

从那以后,他又成了一只叮当响的狗。

深夜醒来,又听见他的铃铛声绕着房子转。他真的闻见我醒来的气味吗,像一棵树从冬天的沉梦里醒来的味道,像一戈壁的草在雨后返青的味道。我从未站在屋外的黑暗里,闻见我自屋里醒来。

我只闻见我睡眠的气味,像一堆被梦之手倒腾开的陈年麦秆,像一间老房子的门沉沉推开,全是过去的旧味道。那个在梦里游走的我,带着一缕不散的旧气息。此刻他回来,站在窗外,他要在我醒来前回到我的睡眠里,是他的睡眠。我并不认识梦里出现的那个我,我不知道他在下一个梦里会干什么。我没有一只可以醒着伸到梦里的手,去安排黑暗睡眠里的生活。睡眠是我生命的另一场醒来。